

救亡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春流書店出版

救亡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執筆者

章乃器

孫曉村

平心

陳毅

漢夫

韓立生

葉培炎

孫平

膺庸

公達

黃忠

石岡

春流書店出版

救亡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每冊實價大洋肆角

選編者 建宇

出版者 春流書店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東方圖書雜誌公司

永華書店

一九三七，二，一出版

目次

1.	爲和平而戰！爲民族解放而戰！	章乃器（一——七）
2.	對於全民抗敵戰線的研究	平心（八——九）
3.	關於抗敵聯合戰線的諸問題	漢夫（四〇——六）
4.	怎樣在中國建立救亡統一戰線	葉培炎（七——九）
5.	怎樣鞏固並開展救亡陣線	膺庸（九四——一〇三）
6.	產業中的救亡聯合戰線	黃忠（一〇三——一三）
7.	鄉村運動大聯合之理論與實踐	孫曉村（一二四——一三）
8.	怎樣展開內地的救亡運動	陳毅（一三四——一四〇）
9.	學生救國運動現階段的中心任務	韓立生（一四一——一五〇）
10.	統一戰線中的教育總動員	孫子（一五一——一六）
11.	怎樣做一個聯合戰線下的實踐者	公達（一五七——一六五）
12.	東北抗敵統一戰線運動的經驗和教訓	石岡譯（一六六——一八六）

爲和平而戰！爲民族解放而戰！

戰！戰！戰！寧死勿屈！

每一個有血氣的中國人，都在這樣的吶喊；每一個有血氣的外國人，也都在這樣的替我們吶喊。

自然，在那中間，有人主張速戰，也有人主張緩戰。而我們呢？就是一般人所認爲是主張速戰的。

速戰，是我們的中心主張嗎？

不，絕對不。我們所痛心的是中國在現狀之下，對外繼續退讓，對內自相殘害，只要對外不再退讓，對內停止內戰，儘速進行有效的準備，我們是完全同意的。

我們的中心主張，並不是戰的遲早問題，而是戰的意義問題。那就是：我們爲什麼要戰？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的確是還有種種不同的見解的。某些人認爲我們不過是爲戰爭而戰爭；某些人認爲我們是爲民族間的仇恨而戰爭。個人英雄主義者，可以認爲是爲他們的個人地位而戰；而固執黨派立場的人們，還可以認爲是爲他們的政權而戰。

自然，這種種的見解，都是錯誤的。如果我們不過是爲戰爭而戰爭，我們便變成以戰爭爲快，以戰爭爲業的武士道和軍閥。如果我們是因爲民族間的仇恨而戰爭，我們在理論上，便要陷於某種人的形式邏輯的了解，把日本帝國主義看做日本民族；而在策略上，我們更中了敵人的詭計，把日本國內大多數愛好和平的大衆，驅逐到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陣營裏去。自然，我們更不能爲着任何個人的歷史地位——民族英雄的美名而戰，而恰恰相反的，我們要求任何個人都要爲民族而犧牲。我們也不能爲着任何黨派的政權而戰，而也恰恰相反的，我們要求任何黨派都要爲着民族的利益犧牲自己黨派的利益。

我們究竟應該爲什麼而戰呢？

我們要爲和平而戰！我們要爲民族解放而戰！只有爲和平，爲民族解放而戰，我們的戰爭才

有意義；只有爲和平爲民族解放而戰，我們才能推動全世界愛好和平者的響應，同時動員全國的力量去應戰；也只有爲和平爲民族解放而戰，我們才能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

爲和平而戰，我們必須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大衆，尤其日本國內被壓迫的大衆；我們必須聯合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必須反對世界上一切破壞和平的侵略國；我們也必須反對一切破壞國內和平的內戰。

爲民族解放而戰，我們必須要求國內大衆的解放。

我們能戴着手梏腳鐐上戰場嗎？

不願意做奴隸的大衆，誰都不願意帶着手梏腳鐐上戰場；而願意做奴隸的少數人，根本就不會自動的上戰場。

用皮鞭把戴着手梏腳鐐的大衆趕到戰場上去，是絕對不可能打勝仗的。這正和封建時代的農奴，不能替他們的主人戰勝敵人一樣。他們不但不願打，而且也無法打；手梏腳鐐就夠得他們負擔了。

爲和平而戰，我們自身必須是愛好和平者；我們絕對不能輕易採用暴力。我們要使全世界明白：我們是到萬不得已時才採用暴力的。

特別在這大難臨頭的時候，我們不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爭取國內大眾的解放。我們認爲在這萬分嚴重的關頭，執權者應該自動的覺悟，自動的解除大眾的手梏腳鐐——解放了大眾思想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壓迫。

大水快進城了，做地方官長的便會釋放囚犯，解除了他們的手梏腳鐐，吩咐他們背沙包去塞城門、槍缺口。自然，麻木不仁的官長，也許到那時還不覺悟，那樣，囚犯也許就要自動起來，攔開了手梏腳鐐，打出牢門。可是，事情却糟了，他們打出來之後，也許先要殺死了獄卒和官長，而且一時是不會去做防水的工作了。

因爲照常理推測，官長到那時應該覺悟，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先督促他覺悟，而不必馬上採取暴烈的手段。只要在督促的時候，能夠做得仁至義盡，即使官長依然不覺悟，獄卒們一面看到了自身也要做水鬼，一面憤慨於官長的麻木不仁，自然也會自動起來解放囚犯，而且要和囚犯一致行動的。否則，如果囚犯們貿然動武，雙方鬧僵了，可能的門還未打開，梏鐐也還未解除，而

大水却已經臨門了！

然而所謂督促，也絕對不是等待的意思。督促雖然用溫和誠懇的方法，然而不是積極的，等待却是完全消極的。同時，督促也絕對不是一味的幻想，這是大家應該明瞭的。

「一二·九」救國運動的爆發，本身的意義，就在爭取救國運動的解放——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我們要求停止內戰和釋放政治犯，目的就在解放黨派間的相壓迫。我們主張改善工農待遇，目的就在解放大衆生活的壓迫。我們主張各黨各派及社會各階層合作抗敵，目的就是在避免循環報復，消耗了自身的力量，阻礙了全民族聯合戰線的完成。我們對內主張儘量保持和平合理的態度，示人以坦白與至誠，目的就在以仁至義盡的苦心，推動全國一致的團結禦侮。

救國是需要長時期的艱苦鬥爭的，是需要我們用極大的忍耐去執行這個艱苦的任務的。只要我們不斷的奮鬥，一點一滴的勝利，都是足以推動整個救國運動的前進。我們是和平的愛好者，我們絕對不能因為一時的沉悶，輕易採取暴烈的手段來對內，取快一時，以失去廣大羣衆

的同情。

在目下的救國陣線中，一面存在着宣動的理論，而另一面存在着機會主義的理論。

那些宣動者不了解我們是爲和平而戰，並且不了戰我們是負着以溫和合理的態度完成全民族聯合陣線的神聖任務，而輕率主張採用暴烈的而度和暴烈的手段，對付國內的執權者。他們一面高喊「停止內爭」，而同時却要把自己先變成內爭中之一員，我們一面責備從事內爭者爲「不顧大局」，而我們自己先變成不顧大局者；在大難臨頭的今日，不棄大局的人們，是必然爲衆所共棄的。

機會主義者忘記了我們是爲民族解放而戰，願認爲我們只須幻想着「還『戰』」等待着「一個『戰』」，甚至將來還要曾從着一個「戰」，他們主張取消了目下的一切爭取解放的鬥爭，同時取消將來可能的一切爭取解放的鬥爭。他們認爲我們可以放棄一切，和別人妥洽。還一種理論的存在，自然有些人就要感覺到沉悶，而且感覺到渺茫了。同時，也正因爲還一種理論的存在，宣動理論，就要在憤懣者的前面抬頭了。

我們要克服這兩種錯誤的傾向，鞏固救國陣線的基礎，擔負起我們的神聖使命。我們要時時刻刻記着：我們是爲和平，爲民族解放而奮鬥，爲和平，爲民族解放而戰爭。

（選自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五號）

對於全民抗敵戰線的研究

一 全民抗敵戰線的內涵和特點

全民抗敵戰線，即民族聯合戰線的建立和展開，本身就是一個艱困的民族解放鬥爭過程。在這過程當中，因着國內外的客觀情勢不斷變化，同時因着民族鬥爭陣營內部各階層力量的對比繼續改變，就營生了許多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問題；它們關係到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關係到抗日反帝的策略與戰術的規定，尤其線線到聯合戰線本身的擴充與健全，所以把它們在救亡陣營內展開討論，並且按照正線的理論和實踐的戰訓給予係們以具戰的解決，在現在仍然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的。

站在光明方面的聯合戰線在世界上有着各戰不同的形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有隸屬於各黨派各工會的勞動大眾為反資本進攻及爭取經濟政治權利結成的勞動統一戰線「*United Front of Working Class or Labor Front*」，有各黨派好惡由

與和平的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or People's Front, Volksfront」在國際上有社會主義國家和願意維持現狀為抵抗侵略陣綫而結成的和平陣線「Peace Front, Friedefront」在各國人民大眾為保衛世界和平與文化而構成的反帝統一戰綫「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Ant imperialistische Einheitsfront」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有工農大眾和進步的小市民羣衆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締結的德謨克拉而陣綫「Demokratisches Einheitsfront」有全民族各階層為反抗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而結成的民族聯合戰綫「National United Front or United Front for National Defense, Nationale Einheitsfront」在現階段的中國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誰都不能否認是最後一種陣綫——民族聯合戰綫。

現階段的中國民族聯合戰綫是一個特殊的政治鬥爭範疇，它具有和其它各種範疇的聯合陣綫（如五卅大革命時代的中國工農資產者羣的聯合戰綫以及其它各國的聯合戰綫）不同的內容和特質，此等內容和特質乃是由於當前劇變的情勢和全部民族革命過程的國條件決定的。

首先我們要指出國際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進攻的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和中國民族遭受了歷史上無先例的斷於滅亡境界的絕大威脅，乃是促成新的民族聯合戰線構築的主要原因。（這裏我們順帶要糾正一種不正確的比擬，就是有好些人把今日民族敵人迫害中國民族生存的形勢和金人侵宋，滿清滅明相提並論，完全不加區別，而掠煞了當前中國民族危國的新形勢和特質，是很不妥當的。）遠東帝國主義用炮火轟破了列強在華的並不十分穩定的侵略均勢（相對均勢），而用武力的攻占代替了原先的「和平」侵略。用機占的侵奪代替了所謂「機會均等」的共同分贓，這樣使這個「海盜斷」在帝國主義列強爭奪中國的角力機上占了壓倒的優勢，英美和其它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市場，資源與政治利權到處呈現着動搖和崩解的危機。隨着領土侵略的猛烈推進，「海盜國」更用政治壓迫與經濟掠奪（如走私，傾銷，強迫築路，開礦，及對華作侵略的實業投資等）的方式從中斷取去了鉅量的民族膏血，並且不斷地策進了受它指揮的傀儡政權與機奸分割運動。武力，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侵略與國迫同時綜合地加給中國民族身上，並且以沒有休止的橫暴無厭的掠奪方式向前飛速推進，這是遠東帝國主義在目前所造成的新的侵略局面，也就是今日中國所遭逢的民族危機的主要特

質。在這一危急時機，我們所結成的聯合戰線和過去無差別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不相同的，它的最中心最基本的任務，是集合全民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反抗民族最大的敵人——遠東帝國主義和受它嗾使的漢奸勢力。它不但要接受並設法取得世界「以平等特我」的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大眾的實力援助，而且應該從國際帝國主義的矛盾中，在外交上聯合別的列強——如英、美、法抵抗「遠東盟主」的獨占式侵略（當然我們不能對別的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有過高的幻想，更不能一味依賴它們以致做了它們的犧牲品。）在國內構成廣泛的民族自衛戰線，把抗日作為當前民族解放運動最中心最基本的內容，在國際儘可在促成一個集合一切可能力量抵制日本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集體安全運動，並且通過國際的反帝聯合戰線取得其它民族和各國人民大眾對中國民族解放的援助，這是現階段民族聯合戰線的第一個特質。

民族聯合戰線的構成在今日之所以帶着最大的廣泛性，是由於若干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決定好的，但是我們首先應該承認物質的利害關係是聯合戰線結成的基礎條件，自然同時我們還不能把物質的和精神的原因機械地分開。遠東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橫暴的侵略，使中國

喪失了最廣大的領土與最豐富的資源——這種領土與資源的劫奪目前還在繼續進行，使中國千百萬人民大眾已經淪為而且繼續淪為異族的奴隸牛馬，使中國的政治機構和內政處處受着外來的干涉和脅迫，使中國的國民經濟悲慘地走向澈底的殖民地化與完全崩潰，使中國的文化遭到了殘暴的破壞……所有這些慘酷的事實綜合起來，便給予全民族各階層的生存與利益以致命的打擊。在現在，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自然機奸、賣國賊和依附某帝國主義而獲得贏利的少數人除外——都直接或間接受到民族敵人侵略的威脅，損失了全部或一部分的生活利益，並且無論在生命財產和行動思想的自由上都喪失了最低限產的保障。這種情形特別在已經給敵人占領和統制着的地方（東北四省、華北內蒙等地）尤其顯著。由於日寇的掠奪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尖銳的社會經濟恐慌便在全中國散佈開來（當然經濟恐慌還有內在原因），各地各階層的人民都直接或間間間感受到嚴重的恐慌浪潮的打擊，在苟延殘喘之下，無論如何，不能使中樞民族經濟產上復興之濟，使全國人民避免給敵破壞貧困與飢餓的命運，在民族危機和與此相聯的民族經濟恐慌的急劇發展過程中，遭受痛苦最深的無疑的是工農大眾，在喧嘩的炮火猛轟之下，在強敵的經濟政治壓迫之下，在工商業與農村破

產的恐慌之下，死亡，失業，流離與被凌虐磨折的災難首先是落到靠實力爲生和株守田園的勤苦大衆頭上。可是除他們而外，民族資產者羣，小市民和地主也隨時隨地受到敵人和經濟危損的威脅，他們的財產（包括土地）有給敵人奪去的可能，他們的企業有給敵人摧倒或在經濟恐慌中破滅的危險。從九一八以來，東北許多資本家地主和小市民完全陷入破產失業和流離失所的悲慘境地。在歷次暴寇的侵華的戰爭中，各地資產者羣小市民和地主也蒙受了絕大的損害，至於因受敵人的經濟壓迫排擠與遭受經濟恐慌打擊而倒閉的工廠，商行，銀行，錢莊……這幾年來更不可數計。自然，在資產者羣和地主中，有一小部分是反而感覺敵人的侵略於他們有利的，但這顯然不能代表全體。此外，在軍隊和黨政機關中，也有不少軍官，官吏和工作人員因敵人的壓迫而失去他們的職位，或者被禁縛得不能動彈，他們也應該或已經感覺到敵人壓迫的痛苦。總之，全中國的每一個階層在今天都或多或少正在經歷一個空前無比的民族災難，他們不但共同預感覺到亡國的慘禍很快就要落到自己頭上，而且已經實感到由敵人侵略所造成的民族痛苦和切身損害再也不能繼續容忍（當然這種覺悟的程度在各種人中是不平衡的），從這裏就生長出一個共同的要求，就是團聚全民族的力量抵抗民族敵人的侵略。